

石湖山記



五十塊錢

凡是P城西門外一帶的洋車夫大概都認識「三路居」的掌櫃王老西，都認識他那種擁腫的面孔，紅色的鼻子，和那鬆拖的大嘴。除非有不得已的緣故，他們一定要在他的鋪子裏吃飯，因為他鋪子裏的東西，雖則不十分講究，——「講究」這兩個字在洋車夫們的心目中就是「昂貴」的代名詞，——却價錢便宜而且分量也十足。

他什麼時候來到P城，一般二十歲上下的勞動者都摸不清。但據小二禿子的父親——一個僥倖活到五十多歲的老洋車夫——說，他已經來了三十年了。他沒有一個家屬，在鋪子裏只有一個掌灶的老董，是一位終日不說一話的瘦子，他自己做跑堂的伙計。

三十年之內，從天還沒亮的時候一直到半夜十二點，他整天地穿着他那件在

民國元年洗過一次的圍裙，在那煙子熏黑的屋子裏，在桌椅的行列中，布梭似的穿來穿去，口裏喊看「一斤本地（麵）一份肉！」或是「素炒兩張餅，外加一個小碗豆腐湯！」他那唱歌似的山西調子，聽了使人忍不住發笑。

當他在主顧給錢的時候，他總是說：『不用給了吧。』

有的時候少年們便在這時接着說，『好吧，今天我們打擾老西一次。』

『得啦，別開心了，』他的臉上立刻顯出一種可憐的苦笑。

到了晚上，洋車夫都來到他這裏吃茶談天。在這個時候，熊熊的爐火照耀他們那被勞動毀壞了的臉上，四圍的牆壁，也更顯得古怪可怕了。但是他們却儘量地喝他們的「大葉」，儘量地談話，將空氣中充滿了噪雜的聲浪，好像要藉此忘掉他們各人的苦痛。這也是王老西的唯一的娛樂時間，因為把每個茶壺都沖滿了之後，他可以隨意加入一個團體旁聽。他一句話也不說，祇是呆呆地靜聽，同一個小孩聽故事一樣。別人無論說什麼，他總點頭贊成。

喝茶的走了以後，飯舖裏便安靜得同墳墓一樣了，祇有靠着牆打盹的老董的鼾聲，和爐上頭水壺的尖銳的歌聲在空氣中應和着。他把舖門門上，拿出賬本來仔細地算。……這樣地延長半點多鐘，他才遲緩地走到屋角的床舖上倒下，做他那不可知的夢去。

這就是他一天的生活的程序；永遠沒有變過樣。

同別的山西商人一樣，他對人十分和氣，即是最熟的主顧，也不減少他的謙恭，有人欺負他的時候，他總是哀求，如果對方仍無所動，他便忍痛地讓步，從沒勞過警察老爺的精神。『氣死不打官司，窮死不該賬。』是他的唯一的祕訣。

同別的山西商人一樣，他有一種儉樸的美德。誰也沒見他喝過酒，誰也沒見他吃過好的，雖則吃喝是勞動者中最平常的嗜好，就以他那油得發光的棉袍而論，如果有人在下雨的時候穿上，我敢保他挨不了淋，然而他連換的心思都沒有。

大家都說他有錢，他却極力否認，因他覺得像他這樣的苦命的人是不應有錢的，的確，他有錢，——費了三十年的辛苦和無限的血汗，經過郭先生的詐騙和某君的偷竊，他才剩了五十塊錢——爲了藏牠們的地方，他曾費了多日的考慮，最後，他才選了床底下的磚下，一來因爲沒有人知道，二來因爲自己也容易照顧。雖然如此，他還有時從夢中驚醒，伸出顫動的手去摸摸他的寶藏是否存在。

在無人的時候，他常拿出那些銀餅來，聽着牠們的丁丁的響聲，看着牠們的美麗的光澤，於是他臉上便露出欣然的微笑。他已經四十八了，還沒有同異性接觸過。街上走來走去的女性在他心目中都是美麗的神祕的人物。他打算積到八十塊錢的時候，娶一個妻子，嘗嘗那種新的滋味。……

有一天半夜忽然起了一陣鎗聲，第二天早晨全城都佈滿了大兵。他們從那裏來的，他不明白，當他問別人的時候，他又弄不清「直軍」「三軍」等等名詞，所

以他也就問了。他相信老百姓對於這些事知道與否都沒有什麼關係。

他對於大兵老爺們向來懷着一種莫明其妙的敬畏。他曾受過他們多少次教訓。他雖然沒讀過四書，這幾次也足以使他取一種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的態度。但是這班大兵似乎又與前班不同：他們並不上操，所以沒有營盤的必要；他們並不起火造飯，飯館子就是他們的食堂；此外一切日用的東西都老實不客氣與人民共之，有時高了興還要拿鎗獵一獵人民；所有的人家都好像同他們有親戚的關係，聽他們隨便出入……

如此不到幾天。店舖十分之九都關了門，大街上冷靜得同過年一樣。到了晚上，空氣裏傳着婦女的號哭。王老西的飯舖裏每天總要來幾個灰色的動物，吃完了就毫不介意地昂然而出。他一面心痛自己的本錢，一面羨慕他們那絕對特權的生活——但是他自愧沒有那麼大的本領，因為做一個灰色的動物是很不容易的事，不是像他這樣笨的人所能做的。

朋友們都忠告他，說他的生意做不成了。他自己也相信他應該把希望縮小，否則恐怕連這個縮小的希望都沒有了。於是他便辭了掌灶的老董，把店門關上。
小二禿子的父親告訴他北京是太平的地方，因為北京有外國人，並且「一來可以找點事，二來可以娶個女人。」他就聽了。

火車已經多日不通了，但是開車的消息却時時傳入他的耳鼓。他一步也不敢離開他的鋪子，終日守着他的寶。藏這五十塊洋錢現在使他害怕了，在拿着牠們的時候，他的手不禁要顫動了。牠們好像是他的前途，他的靈魂，失了牠們他將變為一個木乃伊了。倘若有人發現了牠們，那怎麼辦呢？——這是一個使他發狂的思想。

有一天小二禿子來捶他的門，告訴他當日下午四點要有一次開往北京的車。他預料上車的人一定很多，應當早去，於是他就立刻動手收拾行李。

到了車站，車上已經堆起來了，連車頂上都擠滿了人，但是站台上仍舊有大羣黑色的腦袋在那裏蛆一般的爭攘。若是在別的時候，怕事的王老西一定要搖搖頭走開，但是在今天——是的，在今天他却不知何故也加入了漩渦。

他隨着前面的脊背，不由自主地向前移動。過了半天他才摸着踏板，這時被後面的一個力量向前一擁，他突衝上了踏板，一脚踐在一個堵在車門的大行李上。

『你長了眼沒有！』坐在行李上的一個仁丹鬍子反着白眼吼了一聲，——他大約是行李卷的主人。

王老西也不回答，仍舊被後面的力量推着前進，他見車門裏滿得連芝麻都種不下了，便跨過那不可侵犯的行李卷，到仁丹鬍子的背後站着。

在他左面的一個箱子上坐着一個中年的婦人，她抱着一個入睡的小孩，此外在這重門外的五尺見方的地方還有三個帶辮子的農人，一個學生，一個科員，每

人都有兩件以上的行李。他的腳夾在箱子和包袱堆裏，既不能坐下，又不能移動。

人還是源源而來，火車却老不開，雖然時間已經過了。

車內充滿了談話聲，爭坐聲，以及小孩的哭聲，有的時候傳來一股魚蟹的腥昧，使人作嘔。

一直到了六點鐘，這個大動物才吼了一聲，把這些焦急的乘客帶走，大家不約而同地吁了一口氣。

黑夜已經在東方的天邊露頭了，但野外的景緻王老西還隱約可以看見。除了灰色的遠山以外，他所見的只是一片無邊的田地，荒禿的田地。有時有一兩個烏鴉在遠處貼着地面飛翔，好像正在焦急地尋求一粒草種充飢。深秋的冷風不住地吹在他的身上，使他的牙齒相碰。

火車時時站住，有時竟停到半點鐘，才遲笨得同母牛一樣的走起來。他想這

是因爲牠載不動這麼多的人，但別人却說是因爲等候兵車。

他伸長他那老樹幹似的頭子向車盒裏探了一下，看見多數的面孔上都掛着不耐煩的神氣，有少數人則低着頭打盹，他們的唾液一直垂到胸前。於是他又把頭縮回來。

半輩子的機械生活把他壓得麻木了，他對於周圍這一切的情形除了莫明其妙以外別無所感。所以他祇是呆呆地站着，站着，……

一陣小孩的哭聲使他不得不注意到左下方，——原來那睡覺的小孩已經醒了，他的母親趕快解開衣襟給他吃奶。這個母親是一個中年姿的鄉村的婦人。她雖然穿着一件毛藍布的小襖，却藏不住她那豐滿的身體的曲線；在一副天真而耐心的面龐上，凸出一個美麗的鼻子；最使他心迷的就是她那一對乳峯，充實得同姑娘的一樣。他不想娶天仙似的姑娘，這樣的婦人已使他滿意了。

由這個婦人他摹想出他的將來的妻子，正如一個畫家由模特兒畫出另一個人

體。他想到她的溫存，他想到將來的結婚生活。那時他要自己吃窩窩頭而給她吃白麵。他要把她藏起來，不許任何人看見。他又想在生了小孩以後他一定要蓄起鬍子來，讓那個小東西掀着玩。如果有人問他，『這是誰的小孩？』他可以挺着胸說，『我的！』

『讓我們查查吧，老鄉！』忽然有一個聲音打斷了他的思路。

他一抬頭，吃了一驚，——看見一個大兵立在仁丹鬍子的不可侵犯的行李卷上，向着他猶笑。原來火車已停在一個小站，這就是本站的駐軍。

他全身好像了潑一桶涼水一樣，失去了感覺；耳朵裏全是火車似的鳴聲；腦子也紛亂得同旋風一樣，他覺有一大些話都潮水般的集在他的舌根，爭攘着要出來，但是他所能做的祇是張嘴。

『我們都是奉官長的命令，不得已，老鄉！』那個灰色的動物等得不耐了，又說。

他漸漸恢復過來一點，躊躇了半天，強作着笑臉說，『算了吧！』

『胡說，』那東西的臉立刻變得可怕了，『給你臉不要臉！身上有什麼東西趕快拿出來給老爺看看，否則我就把你當奸細辦！』

他不知道一個奸細是應該怎麼辦，但是他覺得這句話在他身上却有一種使人氣窒的壓力。他用着顫動的手指從懷裏把那個白布的錢袋提了出來。

『只有這幾塊錢，是別人交給我帶的……』

那灰色的動物把錢袋接到手裏，打開，數了一數。

『還有沒有？』他又故意再兇惡地問了一聲。

王老西無力地搖了搖頭。

『前面不安靜，讓我替你存着吧。』說着，那灰色的動物就昂然把錢袋塞到褲袋裏去了。

『算了吧，老總，這不是我的錢……』

『放屁！媽的！』那灰色的動物用手把王老西推開，便向站在車門裏面檢查着的另一個灰色動物叫着說，『怎麼樣，查完了沒有？』

『今天他媽的倒霉！碰見的都是羣「關外貨」！』車門裏面的那個灰色動物彎着翻了翻腳下的行李，嘴着噤咕着。

『走吧，老張，下趟再說吧！』又過了一會那位三角眼的大兵才留戀不捨地跳下了車，於是兩個人便搖着身子，邁着大步，在那灰土的站台上向着候車室走去。

眼睛直瞪着，臉上帶着苦笑，王老西木然地立立在黃昏的黑暗裏。

一九二六，十一北京。

唱

